

# 蘇聯印象記

邵宗漢譯

韋勃著

生活書店發行

# 蘇聯印象記

著 勃 韋  
譯 漢 宗 邵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 蘇聯印象記

每冊實價肆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韋勃  
(Sidney Webb)

譯者

邵宗漢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霞飛路

第五九三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再版

## 目錄

|     |                       |    |
|-----|-----------------------|----|
| (一) | 英國韋勃夫婦的事業與思想(代序)..... | 一  |
| (二) | 蘇聯的經濟生命.....          | 一五 |
| (三) | 蘇聯的勞動狀況.....          | 三〇 |
| (四) | 蘇維埃統治下的自由.....        | 四三 |
| (五) | 蘇聯是不是民主政體?.....       | 五九 |
| (六) | 蘇聯的出版事業.....          | 七三 |
| (七) | 蘇聯的婦女兒童與家庭.....       | 八九 |

## 插圖目錄

|                                       |     |
|---------------------------------------|-----|
| 蘇聯新建世界最大水電廠慶祝五一節.....                 | 一四後 |
| 四伯利亞新建之大鎔鐵廠.....                      | 一五前 |
| 諾華西比爾克之鐵路工人住宅.....                    | 三〇後 |
| 薩拉多夫聯合耕種機製造廠內之工人技術班.....              | 三一前 |
| 普羅詩人那洛夫與工人代表簽訂合同約定工人保護普羅詩人並矯正其錯誤..... | 四二後 |
| 女犯在監獄中哺兒.....                         | 四三前 |
| 蘇聯要人.....                             | 五八後 |
| 土谷曼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之工會代表聆聽報告.....            | 五九前 |
| 蘇聯城市中之書店.....                         | 七二後 |
| 蘇聯自製之捲筒報紙.....                        | 七三前 |
| 女少年先鋒在莫斯科演說.....                      | 八八後 |
| 蘇聯婦女學習看護嬰孩之技術.....                    | 八九前 |

## 一 英國韋勃夫婦的事業與思想

韋勃先生(Sidney Webb)可以稱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預言家。韋勃夫人(Beatrice Potter)是第一個認識職業組合主義與合作——這是薪給勞動者出於自願的兩大運動——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所負的主要任務。韋勃先生不願人家喚他巴斯斐爾爵士(Lord Passfield)因為他的接受爵位，乃由於英國工黨政府需要他在上院服務。而韋勃夫人也決不可稱為巴斯斐爾爵士夫人，因為她不願享受丈夫被強迫而致的高貴，已經堅決地拒絕接受爵位了。

他們兩個人對於社會主義將怎樣實現的幻想，也許很不真確。他們的社會主義，在作為政治的策略看來，也許缺乏強固的獨斷的哲學基礎。對於方法，對於人，他們也犯着

許多錯誤。但是，他們却緊緊地把握住兩點：他們相信社會的經濟生命在於有計劃有秩序的基礎，他們並相信這樣的社會僅能建築在堅密的、活潑的勞工運動的基礎上。

他們的一生爲改良主義的優德而說教，以改良主義爲達到新社會秩序的階梯，他們熱烈地擁護英國工黨的改良主義政策，並且願意採取社會主義者與非社會主義者的一切合乎人情的手段，爲社會主義而努力；到現在，他們目覩他們所最愛護的理想，却在方法與意識形態極端不同的社會主義者集團的發動下，真實地完成了。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們夫婦倆剛由蘇聯回來，他們是到蘇聯去親自考察計劃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真相。

在研究他們的思想之前，我們先來考查他們一生的重要事業。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三日，韋勃先生已是七十三歲了。十九歲，他開始就文官職務，繼續十三年之久，而以在殖民地工作的時間爲最多。在那個期間，他並執行律師職務。一八九〇年，他辭去文官職務，一八九一年以費邊社（Fabian Society）候補人資格被選入倫敦州會議（London

County Council) 他自己是一八八四年組織費邊社的贊助者。在州議會中，他又連任了十八年。在那個期間，他兼任實驗教育委員會 (Technical Education Board) 的主席。從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六年，他服務的職業組合法皇家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on Trade Union Law) 及其他重要團體。他同夫人 (Beatrice Webb) 結婚是在一八九二年。韋勃夫人比他年長六個月，是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著作家，與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有很密切的私人接觸，在思想上受了他許多影響。她與韋勃先生結婚的時候，『英國的合作運動』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一書已經出版，並為善斯 (Charles Booth's) 主編的『人民的生活與勞動』 ("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撰稿。

韋勃夫婦共同著作的第一種，當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職業組合主義史』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此後他們的共同著作，絡繹出版，如英國地方政府歷史叢書，著名的少數民族報告，以及皇家委員會的貧民法與失業法。在勞工運動中，他們思想方

面的勢力逐漸穩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創立，他們盡了很大的力量。韋勃先生並擔任行政學教授。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新政治家週刊』(“New Statesman Weekly”)，也是他們鼓吹發起的。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他任工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二二年第一次被選入國會，一九二四年任工黨內閣商務委員會主席。工黨第二次組閣時他任自治領與殖民地事務大臣。

韋勃夫婦的一生，不顧小我地，虔誠地努力着，使社會主義成為改造社會的具體的，可以實行的計劃，並且成為新社會的一種幻象。他們雖從未放棄掉他們的理想主義，但能夠嚴格地使它規律化，能夠限制它。他們要建設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因此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懷着不能滿足的好奇心。當別的社會主義者唾罵職業組合主義是一種反動，是熟練工人幽禁在工銀制度的意識形態內的一種貴族政治時，他們却開始去寫職業組合主義的歷史，並且把職業組合主義定為社會主義者的信仰與教旨。差不多只有他們兩個人贊助消費合作運動，批評消費合作組織的功能與方法，並設法改進，使它

成爲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必要成分。因爲深切地感覺到地方政府法典的重要，他們便不憚勞悴地耗費許多年的光陰，寫作英國地方政府歷史叢書，並闡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法典與地方法典的正常關係。他們不迴避任何艱苦的工作，即使他們的重大性不爲世人所認識，他們依然一刻不肯放鬆地繼續進行。

自然，他們的思想也有界限。他們並非十足的國際主義者，也從未意識着英國的政治現狀是奇突的歷史上的偶然。事實是這樣的，自馬克思以後，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思索，幻想，超過任何社會主義者，他們常常準備着依據環境的轉變去修改他們的意見與計劃。

雖然列甯與史太林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同費邊社會主義有很大的差異點，但他們終身所努力奮鬥的目標與蘇聯目前已經真實地完成了的共同點，其重大性却遠在差異點之上。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基本信仰，使他們必然瞭解這一點，並且他們的判斷也必須根據蘇聯的試驗。實際上，主要的差異點在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而不在于社會

主義實現後的基本質。至於差異點的產生，一部份由於英俄兩國的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的不同，一部份則實由於思想與表現的分歧。當共產主義者爲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時候，似乎與費邊社會主義者，有多少相同的地方，可是在共產主義者已奪取政權之後，他們却毫不猶豫地建設起新的社會，這新的社會却與韋勃夫婦在過去四十年間所極力主張的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在韋勃夫婦開始奮鬥的時候，英國的工黨還未產生，沒有所謂社會主義運動，至英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連小小的淡形也看不出。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少，就是有，也未會研究過馬克思的學說，或者雖研究而仍未瞭解。韋勃夫婦對於馬克思，也知道得有限。他們是從完全不同的經濟與政治的環境中，由穆勒與祁文斯（John Stuart Mill and Stanley Jevons）的傳統思想，轉向社會主義。（穆勒與祁文斯是 Jeremy Bentham 的承繼者，是實利主義的信徒。）

實驗主義在觀察某一特殊事物的贊成面與反對面的意義上，是正確的，選擇的，合

理的；對於事物的一般化與熱誠是冷漠的，懷疑的。個人主義與放任主義，遵循着穆勒的思想路線，過渡到改良社會主義，改良社會主義的完成大部份由於特殊的社會改革，每一種的改革須合於『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則。而這改革是逐步採行的，並且願意接受各方面的助力去完成改革。韋勃夫婦的改良社會主義是實利主義與進化論的混血兒，期望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經過繼續不斷的，逐步的轉變之後，將漸漸地由資本主義中脫胎出來，好像沒有經過社會主義運動去加速實現的樣子。韋勃夫婦並且堅決地以爲進化的潛力是急速地，確定地傾向於社會主義。

馬克思在他自己的立場上，也堅持社會進化論，也深受着進化論的影響。但馬克思根據了黑格兒的辯證法，以爲社會的進化由於不斷的階級鬭爭，與連續的社會革命。而韋勃夫婦却以爲進化的過程是漸次的，非激越的。馬克思的思想主要地根據於大陸國的條件，那時，議會民主政治的形式尙被大陸國否認着；韋勃夫婦却生長在除婦女參政權以外，議會民主政治業已完備的英國，利用議會去逐漸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在他們看

來，似乎沒有內涵的不可能。因為韋勃夫婦的理想當初尚未試驗過，英國也未有工黨政府建立起來與真正的危難相周旋，所以，他們不免要這樣懸想，繁榮的資本主義制度將繼續維持它的地位，直到社會主義者逐步準備妥當的時候為止，在過渡期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將並行而不悖。

但是，當初的韋勃夫婦雖深信必然地要經過改良階段，却從未以局部的，片斷的社會主義幻象為滿足。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運用與理想，懷着濃烈的興味，因此他們要目觀完全在建設程序中的社會主義社會，到底是怎樣，同時也要使人家知道。他們攻擊資本主義制度的無計劃與無秩序，從未鬆懈，對於樹立有計劃的與有秩序的經濟制度，使財源的調節統制權由大眾去掌握，也同樣地努力着。他們要將實業成為公有公管。不過，公有公管倘非他們的全部目標。他們以公有公管為手段，去完成國家經濟生命的合理計劃，使各種生產能夠規則地相稱，使財富的分配能夠適合新的生產秩序，並且能夠供應一切必需物品的欲求。

總而言之，如目前蘇聯所實行的國家計劃經濟的思想，整個地包含於章勃夫婦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中，掩藏在他們不斷的宣傳後面，他們的早期著作以及費邊社所發行的短文，均可以顯示出這一點。他們計劃經濟的思想，不僅普及於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並且影響到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在大戰後的兩部著作——『社會主義政治之憲法』與『資本主義文化之崩潰』（“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and “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最明白地表現出計劃經濟的概念。

在上述著作中，有許多地方，尤其關於政治方面，與蘇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大相懸殊。章勃夫婦的思想，在最近的轉變之前，常常拘泥於英國的條件與英國的政治狀況。譬如說，因為他們承認了議會民主政治的存在，便不得不主張議會民主政治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最大限度也不過考慮到怎樣去改進它的形式與運用吧了。他們的理論根據於勸導而不是強力。他們的規劃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運用議會民主政治的方法下轉動着，有毫不受箝制的言論自由與私人批評。他們在社會主義政治之憲法一書中，採用『

估量與公開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Measurement and Publicity)他們顯然在思忖着，社會主義社會對任何批評，應該給予完全發表的機會，對於政府各機關的真實進行狀況，應該十二分精密地暴露出來。這與共產主義者的態度，自然是大不相同了。韋勃夫婦主張對於社會化的生產效率，須加以十二分謹慎的估量，這一點，史太林與他的同志們當完全表示同意。蘇聯五年計劃的進行，以『統制數字』(Control Figures)去檢核成績，而『統制數字』實由估量產生。共產黨的長期自我檢閱，以及繼續不息地嚴防整個經濟制度中任何一部份的鬆弛與怠工，在這一一切的後面，估量具有絕大的作用。不過，講到公開，却是頗有出入。照韋勃夫婦的意見，所謂公開乃指批評的絕對自由，不僅限於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中任何特殊部份的效率，並且及於整個的社會主義制度。所謂公開還含有信仰自由的意思，不論爲非社會主義的批評，或爲反社會主義的批評，也一律在容忍之例。

政治上與宗教上的信仰自由，久已成爲英國的沿習，它是經過了長期的，苦痛的奮

門的結晶；要使一個英國人想到走獨裁的一條路，事實上很難，因為那似乎要他放棄過去的許多光榮與勝利。信仰自由對於英國的社會進展有過很大的貢獻，而英國的社會主義就是生長在這一塊泥土上。以上並非指信仰自由能夠抵抗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制度直截挑戰的勢力，不過說明英國人——連社會主義者也在內，為什麼不願放棄信仰自由吧了。信仰自由的本身有偉大的價值，它容忍社會主義的滋長，許多人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信徒。所以，問題就在這裏。現在是否必須放棄掉信仰自由呢？而且，馬克思以為社會主義的實現，階級與階級間必經過激烈的，不能限制的鬭爭。這臆斷到底真確不真確呢？

事實上，就是在蘇聯業已實現共產主義的今日，英國的社會主義者還難於相信馬克思的立論，在他們看來，階級鬭爭的簡單定義並不怎樣適合於英國各個階級的實際妥協。在單純的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之間，尚有龐大的中產階級包括熟練工人，薪給勞動者，機械師，專門家，小商人及小資本家。自然，其他各國也有這些中間集團的

存在，但決沒有英國的中間集團那樣充實，那樣接近社會主義。費邊社的信徒大都就是這中間集團的份子，英國工黨各地支部中最活躍，最有勢力的，也就是這些份子。

韋勃夫婦的改良社會主義，由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地溫和地孕育出計劃經濟的意識，特別獲得英國中產階級的聲援，一方面固由於英國的中產階級恐懼騷擾，動亂，憎惡鬭爭，愛好信仰自由與安逸生活，另一方面則由於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秩序，有力地誘惑着他們的思想。他們目覩現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浪費與無秩序，因此想極力去謀改造，去謀糾正。但是，他們却保持着嫩弱的獨立性與已成的地位，憎惡激烈革命與國內戰爭的思想。

因為有了這些外在的與內在的種種關係，共產主義未能在英國樹立深固基礎。但是，近來許多的中產階級份子，連韋勃夫婦也在內，對社會主義是否能夠溫和地由資本主義蛻變而成的一點，已慢慢地懷疑起來了。工黨兩次組閣，對資本主義的整個組織，並未能給予任何新鮮的印象，一般人的懷疑乃愈甚。